

三省邊防備覽

三省邊防備覽

史論

淑江嚴如煜輯

史論

漢中之屬楚不知始自何時大約在莊王滅庸而後庸與漢川相連遂漸次爲楚有也春秋時以秦穆之強不能東出則以桃林之塞今華陰與河外五城皆爲晉有有以塞其衝而漢中與商於少習皆楚地直據其隘故不能出東南一步也自河西之地爲秦有則可徑攻安邑華潼之塞爲秦有可徑下宜陽韓魏折而入秦矣漢中商於之地爲秦有蜀地入秦秦可方舟直趨丹陽鄂渚楚不支矣信哉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形勢之地不可輕以與人也

巴蜀漢中之形勢爲天下重豈惟湖楚卽吳越亦倚以安
危六朝晉宋齊梁之得以相承與南宋之苟延百數十年
皆以蜀漢之爲江南有也晉旣得蜀而王濬舟師徑下石
頭齊失梁金而蕭衍韋洛直至臺城陳南唐之不守均上
游無重鎮可牽制北來諸軍者張浚稱中興形勢莫若與
元而吳玠吳玠力障蜀口保蜀卽以保江南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牧野誓師從周八國有羌黎庸蜀
春秋書楚人巴人滅庸是巴蜀之在中國見於六經而稗
史乃有四萬八千歲與秦塞不通之說意周自東遷而後
岐豐之地悉以與秦蜀阻險自守不通朝聘而好異者遂

有蠶叢魚鳧之說寓言耶抑誕語歟

棧道之創當在秦惠王時蜀貪秦狡咬以牛能糞金蜀造
五丁力士開道迎之既已鑿石填壑則溪澗必用棧橋矣
漢王之國南鄭張良勸焚所過棧道示項王無東意則其
來必由棧道而棧道之先有可知供奉詩地摧山崩壯士
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非盡無據也

自漢以後中國之有事巴蜀以棧道爲正路階文陰平爲
間道而蜀所守要隘則不專在此而東道爲尤甚北道之
入蜀鄧艾由陰平間道五代郭崇韜討王衍宋王全斌俘
孟昶皆棧道也而光武命岑彭吳漢由夷陵破江關進攻

廣漢直逼城都忠武侯與張翼德一泝江一由巴州桓元子之取李勢朱齡石之克譙縱暨明廖永忠之定僞夏明昇則皆自東道良以東道之險在巴歸一帶一度夔門則距西川雖一千七八百里沿途無峻坂崇山巨川深澗爲之關格也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棧道中輓輸艱難尤費之鉅者魏武定張魯以關中全力供之陽平稍阻當時卽有退師意迨後再與昭烈爭漢中則漢中爲魏有夏侯淵張郃等時置以待黃忠趙雲奮劫糧之戰焚其積聚曹師有饑餒之慮決不能久駐昭烈曰我必有漢中曹公自來無

先定刳糧計矣

武侯經畧中原屢從隴道出師特以自隴出秦路稍平夷
可用車運然隴西之糧不能專供軍糧從漢川至隴迺迂
數百里非可車運宜其以糧運不濟使己志不伸爲恨也
其後由褒谷出斜谷用節制之師兵差少路稍近矣然出
臨大坂兵雖少必以十萬廝役亦二三萬計日食米一千
二百不自褒至斜六百里分作六日程人夫挑負固爲無
濟卽健騾馱載無雨雪阻往返需十二日騾負米一石自
食料三斗千騾供一日之食一萬二千騾日運無休歇軍
糧始能接濟以萬餘騾加夫復弁兵數千人日往來崎嶇

山路其勞費可勝言哉卽渭南原上民兵雜耕之事亦有
難者原寬廣不踰百里種麥幾何既濟民食豈能多贏餘
以供軍糧則亦非能大有裨益因思武侯運糧有木牛流
馬之制襄中棧道棧閣用趙雲王平輩忠謹慎密良將專
司之其意固有在也近日木匣中所作溜子長者二百餘
里有棧道遺意溜子成而圓木大墩千觔者一人挽之而
走棧道成一夫卽可挽米四五石棧閣爲辟風雨甜息之
所牛馬則載糧糗之器上脊穹窿以覆中腹空洞以載下
安小四輪作脚以防倚側溜子遇地勢低斜放木人騎木
而下快於跑馬其亦流馬之意歟溜子乘山溝作之棧道

亦必緣溪河進常至襄城鵝頭關下石門之旁見西岸石壁鑿有方孔隔丈許卽鑿一石孔必當日作棧安枕木之窟棧道用順木與溜子同不能中窪兩旁作低欄檻制牛馬旁逸過小山搬運過之進溝仍作棧自襄至斜可作棧者五百數十里關中自王國董卓李催之亂山內荒蕪三四十年溪河兩岸樹木蒙密取木作棧無大勞費武侯籌計便運者在棧道木牛流馬不過以炫敵人耳目精意靈機通乎鬼神東坡曰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至人本妙悟後世徒妄說不第八陣圖也

地理通釋載武侯與兄瑾書曰趙子龍壞赤崖以北閣道

綠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可安柱云云亦可想接閣之作法矣

李平守江州糧運不足而託言吳人有謀致武侯班師常疑江州在川東距祁山遠甚何致有關糧運今考嘉陵江之形勢而知之也嘉陵江實隴漢川東北之運道源發於隴流盛於畧由廣元下閬中則隴漢糧可順流下至川北川北糧亦可沂流而上至隴漢由閬中下南部合州至重慶古江州則川北糧可至川東川東糧亦可沂流而上至川北轉運而至隴漢武侯北定中原固近用漢川糧而川東北亦不能不資其接濟李平才幹舊臣在江州可東障孫

吳而嘉陵江上下之糧亦屬以督辦運悞而託言鄰釁此放流之罪所以甘心不怨也

武侯伐魏延請以五千人間道由子午谷徑襲長安考西鄉之子午谷在漢江北與西安府之子午峪相對由山路徑進至長安不過六七百里但翻山越嶺必須裹毡束馬而行時關中久爲魏有夏侯楙雖爲才長安豪傑豈無相共爲守者仲達用兵神速觀其半月而破新城則武侯之拒而不納未必非慮延之爲孟達續也

終南太白綿亘千里以界秦川漢川其中子午瀟駱褒斜岡陵之陡峻澗谷之幽深洵天下奧區自黃巾擾亂山內

廢而不種叢幹幽篁斜結蟠鬱益足以助山險武侯於山
內要隘佈置諸圍荷戈以守隘必一夫當關之地而旌旗
張挂長林可作疑兵助聲勢各圍兵雖不多敵常畏懼不
敢深入敵入則沿途堵截掠其輜車饑疲委頓決不能全
軍而還故忠武屯兵城固曹真五路之師不戰自退王平
扼興勢之衝曹爽數十萬困於中途圍之爲利彰明較著
矣姜伯約乃倡散不如聚之說撤各圍兵聚之漢樂各城
俾鍾會西來之師長驅深入數百里中無一人抗阻不知
敵旣度險則銳氣彌盛客軍遠關人懷必死之心未有不
摧殘者張餘不聽李左車扼井陘灑水成擒劉裕旣度大

峻廣固不守姜與張慕容之自撤藩籬千古一律蓋不特

陰平無備爲疎於防維矣

晉惠帝時畧邑巴氏李特驥庠流兄弟皆材武任俠齊萬
年反關中薦饑畧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路有疾病窮乏特兄弟賑救之甚得衆心流民至漢
中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慰勞且監察之不令
入劍閣苾受流民賄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
所能賑救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
禁止趙欽反李庠等以四千騎歸欽欽委以心膂使招合
六郡壯勇萬人以斷北道欽浸忌庠斬之復用李特爲將

詔拜羅尚益州刺史督率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驥
迎獻珍玩尚悅以驥為騎督時朝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
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
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屢遣闔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
納賄於尚及該尚該許之尚改令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
佈在梁益為傭工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
請屯停至冬辛冉李苾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
領取其貲乃與苾白尚設關搜索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
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旬日
間至二萬人以冉苾等各擁強兵密為備與弟范分二營

繕甲治兵以待十月冉苾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伏發
之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爲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進
兵攻冉於廣漢冉敗出奔入據其郡進攻成都尚頌爲特
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至次
年李流自稱益州牧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郡城流死李雄
代領其衆攻走羅尚入成都自稱成都王旋更國號爲成
當特兄弟偕流民至漢南謀寄食巴蜀自救不服豈遂存
據地僭號之心哉羅尚冉苾擁雄兵數萬爲流民所畏特
兄弟雖材武如待哺嬰兒絕其乳則立死耳乃李苾受賄
於前聽其入蜀羅尚悅珍獻於繼任之爲將秦雍召還之

符可行賄而屢停其期首領將歸之人欲謀殺而攫取其財既養成其勢復激之使亂貪人敗類釀西南百年之禍階罪可勝誅哉

唐文宗太和四年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先是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嫉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客不設備遂捧節登城或言絳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沒絳遂遇害募府趙存約薛祿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狀文宗以溫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典元尹山南西道

簡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許便宜從
事造行至襄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回謁見畱以自
衛密與志忠謀又召牙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襄
城以八百人爲衛隊五百人爲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
造下車置宴牙門諸軍畢集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
可悉前勞問旣畢令各就座因昇酒起行酒三匝末至者
皆坐牙兵圍之猝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
呼曰殺牙兵齊奮殺賊首教練使邱鑄等並官健千人皆
斬首於地血流四柱監軍楊叔元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
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流配遠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

斷號令者三斬餘並斬內一百首祭絳三十首祭王景延
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夫叛軍不誅則國威不振節度使
之去留生死皆將操之其手但此輩慮害既深探聽必精
機事不密未有不反受其害迨至襄適有征蠻回之衛志
忠等亟收爲用而臨機敢決猝發於不及防造真智勇深
沉哉楊叔元首禍之人得以免死可謂失刑然姑息之過
在文宗造之不擅誅未可厚非也

唐僖宗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蜀中羅渾擎勾胡
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人應之以押牙高仁厚爲節
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至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

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詢事得
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
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曰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
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曰僕射憫
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
書汝背皆爲歸順字遣汝歸舊業所欲誅阡能羅渾擊勾
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
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自雙流周視
塹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
也將斬大將白文現監軍求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

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橦箐以邀官軍仁厚詢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卽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貴寨中皆爭出降執首賊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幾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早諸寨皆降

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護下
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
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
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出軍凡六日五賊皆
平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勾胡僧而刷之阡能孔目
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
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此條本川西之事與三省邊境無
涉然用賊謀爲間寬脅從之誅而元惡愈不能漏網其運
籌之妙決機之神足爲邊徼有事者之法也

明正統中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縣有石叟貌重千觔通

雙手攜之號千劬劉侶妖言潛至房縣謀亂至天順末有石龍者號石和尚聚黨剽劫通遣其子聰約舉事集流民四萬僭稱漢王成化元年擢王恕撫治荆襄命撫寧伯朱永爲總兵官以白圭提督軍務發諸路兵討之圭等至南漳賊迎戰連破之斬通子聰及其黨苗虎等賊退保竹山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注圭督諸軍環攻賊大敗擒通及其衆二千五百餘名石龍與其黨劉長子逸夫轉掠四川陷巫山大昌圭等分兵蹙之長子縛龍降餘寇平圭班師歸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鬚子名原僞稱平王與王洪彪等掠南漳房縣內鄉諸邑流民附者百萬成化六年

項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至分軍列要
多設旗幟金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
就擒又奏調永順保靖土兵合官兵二十五萬分八道逼
之賊伏山巖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等往捕遇於竹山
乘溪漲賊半渡截擊之溺死無算遂擒原洪忠移軍竹山
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降八百戶山內賊再平忠與震
撤兵歸然荆襄流民驅而回籍者兵撤仍還山內其衆不
下數十萬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著流民圖說謂當增
置府縣廳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都
御使李實以聞帝善之命大理寺原傑出撫傑徧歷山谿

宣朝廷德意諸流民忻然附籍於是籍之用輕則定賦民
大悅擇鄆縣城置府薦鄆州知州吳遠爲鄆陽知府分設
各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又薦御史吳道宏自代鄆陽之
有撫治自傑始後赴南京兵部尚書任卒於南陽道宏循
傑矩護加意安集山內遂救民皆德之與傑並祀曰二都
祠原傑設立州縣詳所奏處置流民疏又設湖廣行都指
揮使司都指揮一都指揮同知二都指揮僉事四都指揮
使及同知僉事常川一人統司事曰掌印一人屯田一人
經兵曰僉書統八衛九所上隸前軍都督府設鄆陽衛指
揮使司指揮使一指揮同知二指揮僉事四轄前後中左

右五千戶所正千戶五副千戶十百戶五十總旗五十小旗五百旗軍五千名屯田八百九十七頃九畝竹山守禦千戶所正千戶一副千戶二旗軍一千名房縣守禦千戶所正千戶一副千戶二旗軍一千名二所不隸鄖衛而自達於行都司吳道宏撫治鄖陽又設分守參將一員嘉靖八年楊文政之亂撫治潘且奏設廟川堡以百戶一員統兵百戍其地鄖西始有屯衛隆慶二年下荆南道兼鄖襄兵備道銜萬歷二年加撫治提督軍務銜以專征調而鄖陽爲重鎮矣

鄖撫之設始於成化十二年壬

國朝康熙十六年裁撤明九十九人

國朝九人其著有勞績原吳二都而外如明之鄭皓戴珊黎福
樊瑩王鑑孫需汪舜民王憲方良永林富潘且胡東臯王
以旗張岳章煥孫應鼈凌翼雲王世貞徐學謨蔡復一畢
懋康蔣允儀盧象昇袁繼王永祚

國朝之徐攸元趙兆麟王來任楊懋勳數十人皆事功卓然遠
猷壯節藏之汗青自設鄖撫以後興商夔巫荆襄鄖陽又
安者一百數十年間有不靖之徒無不立卽撲滅明季流
賊之變則始自陝之北山張於晉豫而竄於鄖房其時鄖
撫亦移駐襄陽護衛宗藩未能專守封域然盧忠烈孤軍

奮張而屢挫強寇高象先危城堅守而能係苞桑

朝之徐啓元於全楚皆陷獨完鄖陽楊燕石當衆叛紛乘而
奏捷房竹豈非以扼形勢之地當邊徼之衝防範易周則
窺何不作事權既重而呼應皆靈處常處變以戰以守均
綽乎有餘裕哉

四川保寧賊藍五常拾古棄印於山中怪之未幾又得一
劍以爲瑞因名廷瑞潛煽愚民正德五年藍廷瑞與黨作
亂廷瑞自稱順天王其黨鄔本恕稱刮地王庾惠稱掃地
王擁衆十餘萬置四十八總管延蔓陝西湖廣之境陝西
漢中府之西鄉沔縣畧陽等縣皆被賊畧陽城陷扶風知

縣孫璽奉檄監修城工死之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耶
木恕謀據漢中取郿陽白荆襄東下已而惠陷通江尋復

遁去四川巡撫林俊發羅剎及石砭土兵蹙之龍灘河

在化縣嘉陵江渡口賊大敗墜崖溺水死者無算遂擒惠廷瑞本恕

奔越漢中至西鄉大巴山俊復追敗之會朝廷令洪鍾總

制湖廣川陝軍務鍾至與俊議不合鍾下令招撫歸者萬

餘人俊別擊瀘州賊曹甫廷瑞等收集散亡陷營山縱掠

蓬劍二州勢復振鍾率兵分道進勦而俊亦平曹甫還與

鍾會賊倚山結壘揚言就撫以計緩師官軍爲七壘守之

賊旋逸去已而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湖廣兵先逆

及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指揮金冕圍之屢有斬獲陝
巡撫藍章方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
章以廷瑞本川賊不許必致死陝且受患遂令冕護之出
境廷瑞卽入川求降鍾等令至東鄉聽撫復遷延累月廷
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
間逸去世麟密白鍾鍾授方畧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怒暨
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擒送鍾斬之
餘衆悉平事在六年有廖麻子喻思倖者逸去轉掠兩川官軍
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
梳軍如篦土兵如帚七年言官劾鍾乃召還以彭澤往代

澤與總兵時源數敗賊廖麻子喻思倭皆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賊復熾澤旋軍討平之詔澤暫留保寧鎮撫是役也藍鄂諸賊勢雖猖獗非若張李之狡悍也林俊力能辨之屢著功效鍾至與之齟齬立意主撫雖有誘擒藍鄂之勞而餘黨復熾兩川徧受其害則其戕治亂民者未可輕議招撫爲將就完事之計也

儲在陸盧忠烈公傳言公之兵備大名也念賊在山西氛甚惡密遣畿輔躬巡屬境命山居百姓依險立寨藏資糧器械又礎石植木諸禦賊之具畢備而耕牧其中平原無警則用併村法令小附大鑿溝築土垣餘一如山寨令所

布公自爲相度而時往來中警之六年賊躡入西山幾
百姓人自爲守賊攻多死傷退無所得食大困并力掠臨
洺關公帥師禦之賊逃追逐六十里斬獲無算賊至廣平
聞公至卽遁去當是時賊遇公必敗所至清野饑疲不支
因相戒勿犯盧公境七年擢公撫治鄆陽公之撫鄆也聞
命疾至鄆自蹂躪後人民稀少公招募稍集念房竹諸山
綿亘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併村鄆民懲前志
後踴躍奉行人有固志始至缺餉軍情動搖公解自戴盔
帶鎗得百金椎牛市酒造餅餌大享軍入謝公諭曰餉雖
稽行且至耳勿逸去去卽作賊矣軍士指天誓心曰自今

願有死無二無何賊犯郿公禦之屢捷斬千七百餘人餘賊遁山中引師追捕遇巉巖峻坂輒懸繩裹氈而下公奮一呼士氣百倍賊中刀鏃及墜溪塹死者不可勝數漢南羣賊一空郿屹然復成巨鎮撫楚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卽走遁其黨乞降笑頷之夜潛師搗賊巢破三寨賊大奔湖北亦無恙盧公名將功烈赫赫而在畿輔郿陽得力在結寨併村使我有所憑賊無可掠信乎堅壁清野爲勘定第一要畧而疑其聚斂者之不啻夢囈也

青門先生書房令郝景春穀城令阮之鈿傳後曰明季寇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悞於楊鶴有耀州之撫

悞於陳奇瑜有車箱谷之撫三悞於熊文燦有穀房之撫
而賊餘燦原明事卒不可爲已善乎鄖撫戴車文疏畧曰
羅汝才詭占屯部帶刀以耕一有勃稽奪挺而起張獻忠
據邑弄兵其人豺狼萬一兩部俱動荆襄之禍不知所終
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奔獸周圍
阨二三百里內乞命理臣率鄖鄂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
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賊不從不滅覆用
誰職其咎哉奸徒倡亂地方無賴附之焚村舍淫婦女劫
奪財貨得逞其慾罪大惡極遇庸懦大吏輒行招撫將就
了事給之撫貲予以路票造逆者得原宥而歸挾厚賞誇

耀里問不逞之徒豔而羨之聞風思動煽衆爲非其患綿延不息矣熾厥渠魁脅從罔治雖天心仁愛魁首決無可原經畧額侯戡定三省教匪堅持定見於各著名首逆無不設法捕拏立膏斧鉞威聲震山谷以殺止殺戡定之後無敢更蓄奸謀壯猷遠謀視楊熊等相去何止天壤也哉陳奇瑜傳崇正六年擢陳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簽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川先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陷夔州阻險復走還楚分爲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犯金漆坪渡小河犯商

奇瑜乃馳至巧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寧駐商州
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
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奇瑜乃偕象昇督將
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斬賊千七百餘級越
七日大破之七家溝斬千八十 總兵鄧圮功爲多已設
伏甥溪連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別
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殺擒其賊閻
王翻山虎等奇瑜上言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竄伏
深山者臣督鄉兵爲嚮導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帝嘉
勞之乃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郎河擒其

魁十二人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入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先是賊入蜀復自蜀入秦由陽平關奔鞏昌承時禦之秦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鷄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會漢興窺商維當是時奇瑜以湖廣賊盡行而西謂賊不足平也乃遣遊擊唐通防漢中以護邊防遣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畧陽沔縣防賊西遁遣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襄城防賊北遁自督副將楊化麟等鎮守等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壽等守

截賊奔逸賊見官軍肆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
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焉峽石山巉立中亘四十里
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山
口紮石塞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
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盛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
用其黨顧君思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
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
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
無邀功撓撫事諸賊未大創降非實也既出棧道遂不受
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

虛象昇傳崇正七年賊入楚陷鄖陽六縣命象昇以簽都
御使代蔣允儀撫治鄖陽時蜀寇厄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
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白烏林關七家溝石泉壩
康寧坪獅子山太平河木竹福筭河口諸處連戰皆捷斬賊
五千六百有奇漢南寇幾盡是仇也鄧圪爲保定總兵官
七年正月以賊盡入鄖襄命圪援剿解南漳圍尋敗賊胡
地冲斬闖天王九條龍草上飛狐山虎雙翼虎剿房縣竹
山南漳賊戰獅子崖石漳山斬一隻虎滿天飛已擊賊洵
陽七家溝連戰皆捷獲首功一千有奇進右都督

曹文詔傳崇正八年三月曹文詔會總督洪承疇於信陽

承疇大喜卽令擊賊隨州文詔追斬賊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疇次汝州以賊盡入關中議還顧根本分命諸將扼要害檄文詔入關文詔乃馳至靈寶謁承疇以賊竄商雒聞官軍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後乃令文詔由閿鄉取山路自雒南商州直搗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洧陽馳入漢中遇其奔軼曰此行也道路廻遠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耀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山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陣諸軍並進賊

敗走

鄭崇儉傳崇正十二年正月擢鄭崇儉兵部右侍郎代洪承疇總都陝西三邊軍務五月張獻忠反穀城羅汝才等九營皆反興安告警總理熊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鄖撫王釐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啟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崇儉主提兵合擊乃檄副將賀人龍李國奇等軍發西安獻忠既叛大敗左良玉軍於房縣之羅狹山謀入陝崇儉率人龍國奇扼之興安賊還走興山太平處蜀楚交是時楊嗣昌已出師入文燦軍而代之矣楊嗣昌傳崇正十二年十一月張獻忠羅汝才惠登相

八營遁鄖陽興安山間掠南漳穀城房縣竹山竹谿楊嗣昌表左良玉爲平賊將軍諸將積驕玩無關志於是嗣昌鞭刁明忠斬監軍簽事殷大白以徇當是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跳梁漢東嗣昌專勦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北天王常國安全起鵬劉希原來降獻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還良玉不從明年二月七日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獻忠於瑪瑙山大破之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其黨掃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楊友賢率衆降諭功加嗣昌太子少保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敗賊水石壩四川

將張令方國安敗之干江河李國奇賀人龍等敗之寒溪寺鹽井川陝湖廣諸將畢集復連敗之黃墩木瓜溪軍聲大振汝才登相求撫獻忠持之歛兵南漳遠安間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平山爲川中患獻忠遁興安平利山中良玉固而不攻賊得收散亡自興安房縣走白羊山而西與汝才等合嗣昌以卒賊合其勢復張乃由襄陽赴夷陵扼其要害

左良玉傳崇正十三年春督師楊嗣昌薦良玉雖敗有大將才兵亦可用遂拜爲平賊將軍當是時賊分爲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交東則革襄眼左銀王左企王等四營豕

突降應武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問曰
正月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枸梓關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
漢陰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率賀人
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安別遣偏將追
剿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
秦界耳將軍從漢陰西鄉入川萬一從舊路疾取平利仍
入竹房將何以禦否則走寧昌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
將尾追促賊返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
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郿則無地可掠
其不復窺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畱劉國能

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卽駐興安兵力已薄賊
來能退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創自然瓦解縱
折回房竹間人迹斷絕彼從何得食况鄖兵扼之於前秦
撫在崇興扼之於後勢必不得逞且寧昌歸巫險遠曹操
獻忠不相下倘窮而歸曹必內相吞其亡立見良玉已於
二月朔涉蜀界之魚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
是遂聽之時獻忠營大平縣大竹河良玉駐魚溪渡未幾
總督崇儉引兵來會賊移軍九澗坪見瑪瑙山峻險將壞
之良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對寬
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已當其二

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力
蹶久之賊大潰墜崖間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斬掃地
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
入興山歸州之山中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聞加太子少
保四月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
固而不攻久之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與羅汝才合
七月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

明末辦賊諸人悞於撫者一在陳奇瑜左右受賄致車箱
峽落檻之虎得以從容逸去而闔賊不可復制一在熊文
燦疎房穀之防維致十三營待哺之嬰兒得以操縱自如

而西賊遂至猖獗失策不待言矣用勦之失則莫甚於楊嗣昌之縱賊入川賊之竄伏長林深谷搜捕固需時日然賊在長林深谷則我可扼險以守之出奇以攻之且山內之民耐勞習險其結寨併村能以自守而把卡堵隘亦足以助官軍之聲勢若賊至平原則不見兵革之村庄聞風胆碎奔竄不暇詎能自固而平原千里賊之往來飄忽者四處可以擾亂官軍雖能從何處堵截自來賊之擾平原較起山內者戡定爲更難以張賊百戰之雄而縱之竄蜀直狼入羊羣矣旣入蜀則好亂之衆附從必多藉其貲以回掃三楚孤軍尚能支哉故自西賊入蜀下楚圖賊擾豫

破秦土崩之勢已成決不能以復振是勦賊諸人之失又在不能蹙賊入山而楊嗣昌則尤失策之甚者嘉慶年間平定三省亂民齊王氏突出峪口經畧額侯有熬厓之捷而賊不敢窺三輔白號張子聰雷世旺等已渡潼河參贊德侯有大和寨之力戰而川西十六邑得以晏然無驚兩將軍可云得勝算者宜兩川山南之民戶祝而巷祀之也

三省邊防備覽 藝文上

淑江嚴如煜輯

藝文

邨閣銘

依雲巖捐木中
缺字補本所缺

蔡 邕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注於道涉秋霖漉盆溢深滿
清波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浪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沮
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失口晷行旅客嗟郡縣所苦
斯谿旣然邨閣尤甚憑巖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
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過者慄慄栽乘爲下常車迎布歲數千○
遭遇墮納人物俱墮沉沒洪淵酷烈爲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於是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翁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

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
石門元功不朽乃俾○官椽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卽便求隱析
里大橋於爾乃造校致故堅結工巧雖百魯班○其擬象又醜
散關之漸潔從朝陽之平燦滅西濱○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
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臣蔡○○勒石示後乃
作頌曰上帝綏○降此翁君克明峻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
流若神教民如子遐邁○均精通皓亨三納符銀所歷垂勲香
風有降仍致瑞應豐稔年登居民以樂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
詠新詩曰析里之○川兌之間高山崔嵬兮水流蕩蕩地旣磽
确兮與寇爲隣西隄鼎峙兮○以析分○矢緒業兮至於困貧

危危累卵兮聖朝惻憐分符析壤兮乃命是君扶危救傾兮全
育子遺劬勞曰稷兮惟惠勤極極溺亨屯兮瘡痍是起閭○充
庶兮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兮文翁復存

漢司隸校尉犍爲楊君頌

惟坤靈定位川澤服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
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
秦建定帝位以漢祇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
光凡此四道垓南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
門中造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修上則懸峻屈曲流
顛下則入冥廡寫輪淵平阿淥泥常蔭薜蔓木石相距利磨礪

盤臨危捨傷履尾心寒空翼之騎蓬尋弗前惡亟幣狩蛇蛭毒
蟄未秋截霜稼苛天殘終年不登匱餒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
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健爲武陽楊君
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僚咸從
帝用是聽廢空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敵而晏平清涼調和
烝庶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健爲武陽王升字
稚和汎歷山道推片木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
厥勲其辭曰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
杓稔億荷疆春宜聖恩秋貶若霜無偏蕩蕩貞雅以方寧靜烝
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修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

義匪石廢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辭艱卽
安有勛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北極下答坤皇自南自
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懌農夫永同春秋紀
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序曰明哉仁知豫誠難易原
度天道安危所歸勤勤竭誠榮名休麗

鷄頭關下石門洞碑一

王府君造石積事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褒中毘漢疆宇
產伯書佐西成王戒字文寶主王府君閔谷道危難分置六部
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成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伯至
後遣趙誦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

格就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魏滂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三月十日造此○○○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盜寇將軍浮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末三二千人始通此關道

漢郿君開通褒斜道碑字跡殘缺南鄭令晏衮釋云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道太守鉅鹿郿君一郿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等典工作一太守丞廣漢楊顯將○用○始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間○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衮中縣官寺

共六十四所凡用工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三十六萬
千八百四〇〇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〇〇〇
九年四月成就益州〇〇東至京師去〇〇就安穩

漢中郡太守鄒君修橋格碑一百五十有九字漢明帝永平六
年刻於褒谷石中其記號先巴官鉞盆銘一歲紹熙甲寅三月
甲子南郡令晏表以堰事〇至褒谷獲此刻於石門西南險側
斷巖中先是癸丑夏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〇畫始見字法奇
勁古意有餘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人起敬不
暇昔高皇帝興王漢中出散入秦道由子午塗路澗艱因秦取

蜀之石牛道開通石門史雖不書竊帝建寧五年衡官掾仇審
頌太守李翕鄙闕碑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則石門
雖基於秦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五年漢中太守王升
鑄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揚君孟文以詔書鑿通石
門則又從而廣之通幾五十一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夷虐殘橋
梁斷絕復循子午凡十五年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
子午道復通褒斜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
平六年載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徒二千六百九十八
通褒斜道太守鉅鹿鄙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等
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顛始作橋闊六百二十三丈橋五爲

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成數於巖壁
中去石門不百步惜乎巖傾碑斷字有○門今所鑿棧道石窾
俱存乃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郡君楊君治橋道於
六年癸亥歲而玉人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以不及此橋格專
今乃過於一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顯晦要有定數如此
郡君楊君爲民興此閘道三年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
非若鮮封故至今必爲風雨所剝此君退功亦磨滅矣故書碑
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涇晏表書

劍閣銘

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岷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樊北達褒斜

三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一人荷戟萬夫趁趨形勢之由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山河之固見屈吳起典寶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述既沒李氏勢
衝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名山阿敢告采益

棧道銘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俯下奔
巖峭壁千里無上直隔呀絕巉巖冥冥虞鹿無蹊猿狖相望自

三代而下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王萬年開夏不

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慾無餘門

集作原教

此源

集作

可賢遷可親眺肇圻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

造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

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

集作周

迴翔有所不合激結既定竅

集作

同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茲地地之竅

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

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

集作功

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

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

有智慮以

集作念

全元造立巨衝而舉追氏縫懸纒以下梓人猿

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翠

集作石

以全力築半控於未有斜根玉

皇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蜿堅勁膠匡雲橫砥

平總庸蜀之道

集作通

途繞岐雍之康莊郤邑之能步山川之無

脛若水决防如鴻喬陽南之北之踵武與湯躋峨峨以自若臨

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迺

集無此字

達人神以

集無以字

會同稽禮樂

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

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剝代囊斯道也未始有終嗚

呼爲上慎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入

之言有等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

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馬惕惕天下噬噉

集作噬

知聖賢行

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
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
作乃爲銘曰天覆地蓋木亦備集作設大象難全或偏或缺損
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
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集作斷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
孤天實不迥賢斯有造鎖堅刻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
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精雖有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完以
路墮落我營集作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杯路植之致惠
怒之心勿謂斯道不當集作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
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

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
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刑就加禮部尙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
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蹈歡呼
願建碑記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
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寇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
以道之險阻兵因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
上地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

栗亭川踰寶井壑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爲
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和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
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運夫舉力守卒延頸嗷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纔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
江而下二日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
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工由是轉巨石仆大
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
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
殺湍悍厥功旣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
柝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旣會旣遠澹爲安流蒸徒謳

歌枕臥而至成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機饋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備旅忘其歸杜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兵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以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俱舉惟公和坦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抑損貴倖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資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

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
門遣利史起興嘆白圭察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
代其功烈尤彰彰焉不可蓋也是川假辭碣工勒石存之用永
憲於後祀

白水路記

雷簡夫

至和三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嶺
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河池驛至長舉驛五十一里有
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報卽預畫材費以待其可明年春選
興州巡轄馬遞舖殿直橋達領橋閣並郵兵五十餘人因山伐
木積於路處遂藉其人用訖是役又請知興安軍事虞部員外

郎劉拱總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爲具命僉署興安判官太子中舍李良佑權知長舉縣事順政縣令商應程度遠近按視險易同怪斯衆知鳳州河池縣事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卽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秋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諸工告畢作閘道三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網院三百八十三間減舊三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六人騎歲省驛廩鋪糧五十石畜草一萬圍放執事役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李遷東川路今轉運使工部郎中田諒至審其績狀可成故喜猶已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祐二年三月田以狀上且曰虞鄉以至和二年仲春興

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臣雖永乏在
何力願朝廷旌虞卿令圖之勞用勸來者又拱之總役應用
佑應之按視修創達之採造監領皆有著效亦乞陞擢至於軍
士十長而下並望賜與以慰遠心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元年
嘗通此路蓋青泥土豪輩唧唧巧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客邸
酒壚爲棄物矣浮食遊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常爭半分之利或
睚眦相抵近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一官之貴顧肯默默耶造
作百端理固然耳嚮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者不惑於風聞則
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昔以青泥嶺稱首一旦避
險卽安寬民省費斯利害斷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耶而

後之人見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記

魚復扞關銘

李 壘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庸蜀地漢孝武改梁曰益梁州總八郡梁之爲言強也益之爲言阨也此昔聖賢察其風俗按其形勢而爲之名也故其人則強毅清敏嗜義負勇其地則山屏水塹險介重阻沃莖叢植幅員萬里北以劍門爲限東以魚復爲守此二物者蜀之襟喉扞關也戰國交侵楚肅四年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以魚復設尉治更漢損尉而關如故東漢建扞關不言都尉秦張儀說楚謂下水而浮不十日而距扞關治與此小異

李維說公孫述謂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皆指此魏鄜道元注

水經謂扞關乃糜君所置唐章懷汪范史謂關故基在夷陵巴

山縣巴山縣自唐天寶八年爲巴山二說皆非也蓋魚復之有

關尚矣無事則嚴封感察奸軼有急則掘險要扞凌暴有國者

所宜致謹也雖然嘗考諸古劍門以漢中武都爲屏蔽失漢中

武都則劍門不足賴矣魚復以稀歸夷陵爲保障失稀歸夷陵

則魚復不可恃矣考秦以下以迄本朝舉兵定蜀者凡十有三

唯秦司馬錯漢之來欲魏之鄧艾鍾會苻秦之楊安後魏之尉

遲迥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後唐之郭崇韜本朝之王全斌竇

出劍門陰平道至若吳漢若岑彭若諸葛亮若桓溫若劉毅朱

三行
輪石以及劉光義皆擁舟師西指邇江扣關麾城擗邑易如拾芥耳何者皆以先得稀歸夷陵也漢昭烈襲取劉璋既北收漢中卽東爭夷陵嗚呼若昭烈者可謂能知保蜀矣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禪繼世猶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也且蜀與吳楚爲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在昔欲圖江南者必先奄蜀何者地勢便兵力接也秦取楚晉取吳隋取陳耀兵上游勦船載卒乘流而東曾不頓一刃折一矢而荆揚之區已望風褻氣矣苟堅伐晉亦分軍而下不幸苻融之兵先敗於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圖事後先一揆然則蜀之重也審矣自古惑言蜀人嗜亂喜禍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其後之學會子進之吾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皆奸雄

之盛而思效昭烈西蜀之人形格勢制不能不折而從之其間
能截然自固恥汙於偽如青衣之不賓公孫述牂牁之不臣李
特者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易者地形也難保而易變者人
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化苟知所守則力約而功倍
圍固而敵畏苟知所化則器倣革爲勇毅柔脆易爲信順不知
所守則羸氏家山谷而滅田宗因東海而亡矣不知所化則秦
悍踵起於江漢奸醜接跡於涉泗矣魚復與劍閣埒險角鼎竝
爲西南鎮昔有銘劍閣者獨此缺諸江出岷山行二千里合蜀
衆流畢出瞿塘之口山竦而巖峯水激而奔迅天下瓊儔絕特
之觀至是殫矣是宜有銘琢刻磐石以侈寡正以厲罔極其詞

曰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歸其間險肇天設控引荆襄枕倚
越岡聯頡屬岿岿蔽巖洪流下瞰澎湃激湑衝瀦抗高華岱嶺
桀上柱天倪旁扼日轄惟所屏障則恃於峽如戶斯闢此爲之
開憲來是扞兵歟故接鏡考前古棋勢輻裂水攻陸擊巖拔谷
抉元甲蠟燭自刃會敵雲崩條馳羽蓋斯揭山犇貍兇壑瀆漓
兒水奸脫入孰覓崖窟環千里施人於罽曾不逾時宗隕祚
援西方之人王化所達寧耳嗜亂竇首倂脅豈富是恬忍上之
餒惟此山川重阻複疊德守者固兵據者蹶惟此黔庶疑疑業
業力制則離道懷乃協皇帝聖武恩被穢狁國有至仁九土臣
妾勒銘山河永彰宋烈

入蜀記

宋陸游

六月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巖絕壁巖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
矣過碛望五龍及鷲籠山巖巖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
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上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
至峽州泊至喜亭峽門在唐爲夔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
云豐中樞官何洵直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
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陝西之
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旁不同木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言
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
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

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韓康
心二亭下臨江山頗踈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
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
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跡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
章云江上亦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
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
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廟中東山寺亦見歐陽
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晚
羣集於楚塞樓週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木亦百年物
爾雅臺者岡經以爲郭景純注爾雅於此 八日五鼓盡解船

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凋西望重山如嬰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誼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甚可畏繚山腹偃偻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悉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酉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

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實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
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合洞
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倣同道
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
寅按晉直初請鑿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
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畧無少異 九
目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
碛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領絕類而
背脊起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
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

日極寒巖頭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碕洞相對稍西有一峯
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
正如濟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
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幘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
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
以來制書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
不甚覺蓋探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
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
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
葉葉不同見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筆

其間... 有大神力輩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
... 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割羊灑酒于
... 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川
... 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
... 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
... 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使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濤險猶
... 可畏泊城下歸州稀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
... 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峨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
... 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
... 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

故城今尙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
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
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雲壁湖口之類 十一
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乘驕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老巖
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六
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髮成絲
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餘
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遊
峽碎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

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蟆噴
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後狄也晚泊馬肝峽口
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畧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迴轉
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瀟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
垂如肝故以名峽其旁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
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冷冷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
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畧如小孤舟晚抵新灘
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
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銳石穿船底牢不
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平北曰龍門

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貝利以至此可爲戒云游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水盞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卽倒坐旁石束盞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簪如手大 十四日雷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且撰言因山崩石壅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府

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
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
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
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買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否
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
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
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
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日肩輿遊
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
美錄於水晶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至魚洞門小纜表

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
幃蓋幡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通真
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
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記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
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乘燭
炬然月明如晝見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左奉議郎賈選子公缺通判左奉

郎陳瑞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餘歸之
爲州纔三四百家負以牛山臨江前卽人鮓甕城中無
灘聲常如暴風雨至臨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

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涂於丹陽城郭璞注云
在秭歸縣南疑卽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駘乃云
在枝江縣未詳孰是 十七日羣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
石犖礪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秔米共五千餘
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濶而輕
於上灘爲便 十九日羣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訪宋玉宅
在秭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辟
太守家諱去之或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
峽門過天慶觀少畱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
太守劉珣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

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
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
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卽吒灘飯於靈泉寺
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
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之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
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麻而下皆荒
茨了無片瓦樞縣事秭歸尉右廸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
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臨江山
日重陰微雪天氣颺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
嘆遂登雙柏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稿死然南

歷可愛。雲霧。天。地。之。氣。在。此。境。羣。山。環。擁。浴。日。見。古。木。參。天。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樵。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激。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落。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檣。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廳。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跡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斯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白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

齋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談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
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
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絳竹之音社稷峯
頂上峯頂上猿背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
夏禹見神女受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幃是日天宇
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徘徊
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逆客舟自唐幽州刺史
李貽詩已云羣鳥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
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巖間水流其中鮮
能入者歲早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內徵之尉石

功邱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
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
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
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
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
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畧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
直自涪陵來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
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
燕游之地今煙沒畧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
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

發大溪口入瞿塘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塘關塘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瀘瀨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巖下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卽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

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日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瀼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此陣石如故

吳船記

范成大

辛亥發恭州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溫縣蒲氏墨舊出此縣大韶死久矣其族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涌如屋不可稍船過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亦

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發舟至此始見清江涪州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號爲四人者謂華人巴人及廩君與盤瓠之種也 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鄧都縣遊仙都觀數十里至竹平宿 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百十里至萬州宿 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巖四十里至雲安軍又十餘里風作水涌泊舟宿 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午至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之六十四蕪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瘰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婢子汲水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項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

川月餘方漸消散 丙辰泊夔州早遣祝瞿塘水僅能漫澗瀕
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澗瀕撒髮人云如馬尙不可下况撒
髮邪是夜水忽驟漲滄及排亭及明走澗瀕瀕則已在五丈以
下或可以僥倖入峽而夔人猶難之 丁巳水長未已遂決解
維十五里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獨澗瀕之頂猶渦紋澗瀕舟拂
其上以過搖艖者皆汗手死心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
路極危之時旁觀者蓋謂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
暇問據胡牀坐擡頭處任其盪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續
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折也帥司遣卒執一旗次第立
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舊圖云澗瀕大如撲瞿

塘不可觸濫瀕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此俗傳濫瀕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峽中兩崖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東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余來此水勢適平俗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滄沒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之上水寬平少浪可以犯之余之來此水未能盡漫草木但草根齊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濶亦差遠夔峽之險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漲濫瀕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巫峽則不能却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乘水退下巫峽灘瀧稠疊湍流洄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

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峯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所謂陽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塘城記瑤姬西王母之文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疑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迂數里外船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扁掀舞不當一葉或爲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吒灘其險又過東奔接連新城下大灘曰人鮮甕已未泊歸州

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泓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壩出峽舟至是皆相慶如更生舟師蒿心皆有犒賜

處置流民疏

原傑

爲處置流民事勅諭河南南陽湖廣等處流民自驅逐之後去而復來及近處災傷逃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爲處置命爾前往遍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取勘公

同各該鎮守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或編戶附籍或驅復業嚴立禁防二者之間孰得孰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宜衆以爲是雖已廢之法在所當行衆以爲非雖已行之事亦所當革用國經久之計無徇目前之謀如本處衛所沒無統紀當歸之某司附近州縣或不相管攝當屬之某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聞者據實奏聞三司能幹官員悉聽爾差委分理又準戶部太子少師李賢題荆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衛所以控制之則朝廷無南顧之憂蒼生免流離之患撫安之計莫踰於此等因欽此照陝西漢中等府金州商洛等縣俱係流民新聚處所因委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取勘流民共一十二萬

三千三百七十一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名口
係山東山西江西四川並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
前項流民因原籍差糧浩繁及畏罪棄家偷生置有田土蓋有
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別無非爲事端若一概
逐遣尚恐去而復來或恐各處頑民聞知地土空閒糾集趁住
不數年必益加甚合將近來逃來未置產業原籍產業尙存流
民戴廣等共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
九十二名口并平昔兇惡斷發原籍者照例遣回其本分營生
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二十七萬二
千七百五十二名口仰遵諭旨編附各州縣應當差糧嚴禁

條用杜將來此非一時之安實爲永遠之計奈襄陽僻在一隅
離布政動經月餘一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穀城南漳鄖縣房縣
上津但在萬山之中盜賊哨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日近則
不下五六日一旦有事若待走報三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
須就近添設府衛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措置較易今勘鄖
縣地方廣闊延近江漢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淅川等處爲四
通八達要地盜賊出沒之所應令展築城池添設府衛控制地
方撫安軍民又據竹山里老楊郁等并承委布政等官王川呈
告竹山縣地名尹店社鄖縣南門堡洵陽白石河商縣豐陽鎮
南陽南召唐縣桐柏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穆册趙保村汝陽楊埠

俱係大谷長山密傍江河各離縣遠非獨藏賊巢穴亦且禁捕
不前俱合添設縣治并巡檢司等踏看得尹店南門堡白石河
豐陽南召桐柏等處相應立縣馬良坪上可立堡穆册趙保楊
埠各應添巡檢司俱令遵奉勅旨展築鄖縣城池添蓋公署工
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祈卽勅令湖廣鎮守巡撫分
委官員趁時修築庶得堅完以撫流徙以安地方千萬幸甚

制治鄖陽府記

周洪謨

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餘萬有司逐之渴疫死者過半予聞之
惻然乃著說曰昔見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設
松滋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設南雍州其後松滋遂隸

於荊州南雍遂隸於襄陽垂今千餘載靖謚如故前代處置
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附籍而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甲
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何以逐爲大理丞王公獻
左都御史李廷用咸謂子說甚善疏於朝天子可其議以都御
史原子英莅其事子英乃大會鎮守同湖陝河南中外諸大臣
議籍流民一十二萬三千餘戶因割竹山之地置竹谿割鄖津
之地置鄖西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於是卽鄖縣城置鄖陽府
以統房竹六縣薦鄖州知州吳遠以知府事又薦巡按河南監
察御史吳文博以畱守其地又置湖廣行都司鄖陽衛以爲保
障之計都指揮柴政城而塹之處置旣畢詔子英爲都御史尋

進南京兵部尙書未之任卒於南陽立博繼之撫治有方軍民
忻戴及代奔走京師交章懇留朝廷從之特進大理寺少卿撫
治如舊文博與遠自被薦以來益併力協心撫新集如慈母之
保赤子民既安業乃當府治前爲廳爲堂爲經歷司爲照磨所
東西爲諸吏案房爲重門以及廡舍倉庫園圃靡不備具爲行
都司爲郡陽備所爲大理公署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爲儒學爲
城隍廟爲原公祠以祠于英百度既舉乃寓書屬記余惟流民
若流水也在順其性而導之耳使或逆之則泛濫而壅潰矣往
歲劉千斤嘯聚襄西固當剿之慮有效尤者乃又逐之然剿之
者未免剝及無辜而逐之者豈遂杜其不再至是皆失知於初

而逆其性者也。今原公吳公爲保釐之政，順其性而導之。昔之逃遁者，今爲編氓矣。昔之反側者，今爲良善矣。余故爲次之，以爲後世處置流民者法。

鄖陽等處地方圖說

王以旂

夫鄖襄荆南漢商並爲重鎮。本隸三省，去諸會城甚遠。山川聯絡，險阻廣袤數千里。在昔爲逋逃淵藪，羣不逞屢據倡亂。成化間，朝廷勅師勦平，博采羣策，用圖長治久安。特簡都御史一人，提督撫治其地，建節鄖陽，居中控制，諸軍民政務悉屬治。迄今六十餘年，流逋靖謐，姦宄潛消，智者歸功焉。願以人情事體不盡如初，彼此目爲冗員，嗚呼弗思耳矣。比因公往來萬山。

之中據形審勢益知建置所不容已矧今擁衛陵寢垂萬年者不尤甚且重歎爰取各屬舊繪輿地括爲一圖其昔隸而今分屬巡撫者仍不敢廢凡疆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道路之迂直城池之高深關堡之疎密靡不具載時用省覽禮司險寧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有以也慨夫承平旣久流弊斯深可弗申嚴防禦以求萬全是故或扼其所通或慎其所避或補其所不足或據其所必爭詢謀僉同附註於旁尙就同志者正焉夫彼謂冗員者未歷其地也歷其地而猶云然者嫌於所謂人情事體有間也夫君子之於天下圖其大而已矣涉諸虛文瑣務者弗較也苟屑屑焉而遽舍其大則爲天下謀弗臧矣其

可乎哉其可乎哉以族猶爲之懼僭一言併勒諸石云